

四月樱桃红,初夏味道来

徐琳

蓦然回首,浪漫的樱花季悄然离去。她初亮相时,轻轻地随着春风飘舞,惊艳游人;她谢幕时,又轻轻地随着落雨离开,不惊扰行人。市心路的樱花树下、滨江的樱花跑道上,可有留下你春季烂漫的笑容,与樱花来一次亲密接触?似乎,“樱”字辈的事物总格外惹人喜爱。尽管樱字辈的先头军谢了,强有力的“樱”家主力冲上阵来——樱桃,人们心目中不可缺少最为喜爱的水果竞争者之一。

相较于享有一骑红尘妃子笑盛名的荔枝、夏季解暑黄金站位的西瓜,樱桃占得了先机,总是先百果而熟,因此有了“早春第一果”的名号。不同于它的外国亲戚“车厘子”,国产樱桃成熟后多以红、黄为主,热爱玉文化的国人看着樱桃树上的那一颗颗樱桃,就像见那抛光后的一颗颗红玛瑙,万分惊喜,只待成熟丰收的那一天;其口感偏酸甜,恰如分地加之这一点酸,让果肉饱满、香甜多汁的国产樱桃更为符合你我的中国胃,爱酸。国产樱桃,凭借甘之如饴的口感以及玲珑剔透的靓丽颜值深得宠爱,当之无愧地成为初夏水果的代名词。

樱桃作为颜值与口感完美共存的水果,不仅在现代广受欢迎,在古代更是好评不断,无数的文人墨客纷纷留下了他们的五星好评,以供后世参考。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数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,曾一度成为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时尚签名。

古时,樱桃的种植条件不佳,碰上运输和储存的双重困难,使得它成为了异常珍贵的水果美食,其享用樱桃之艰难,只有当时少数的贵族阶层得以品尝。如今想来也只有在北京城见识过“妃子笑”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,才能对樱桃可以这样丝毫不含糊的描写:莹惑晶华赤,醞醞气味真。如珠未穿孔,似火不烧人。琼液酸甜足,金丸大小匀。到了宋代,中华传统美食料理大师苏东坡先生更是流连于樱桃树下:独绕樱桃树,酒醒喉肺干。莫除枝上露,从向口中传。不知美食家东坡先生又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在这樱桃树下徘徊,记挂着品尝初夏的味道。

如今,樱桃早已不是贵族的专属水果,人人皆可食之。樱桃已然不足稀奇,但享受初夏的第一捧樱桃还是值得我等普通青年予以小小纪念,留一张小巧可爱的“美图”,引人垂涎,羡煞社交圈内的亲朋好友。论数晒樱桃之人,必须得好好夸咱们的国画大师齐白石,对艺术“脸盲”的笔者看着齐白石老先生的一



孟琳 摄

幅幅樱桃画作:满满一篮子的、吃剩一半的、发现小鸟的……曾经课本里为画出活灵活现的虾而付出多少汗水的敬业形象,现如今看这樱桃又增加了满满的生活气息,关注着生活中不易觉察的小细节,散发着老先生独有的风趣幽默。

四月悄然渐离,春天留下一个小尾巴,樱花谢了,樱桃红了,初夏的脚步也近了。拥有着少女心的颜色,放一颗樱桃在手中,在清甜的气息中,体验即将来到的美妙初夏味道。



孟琳 摄